

焦點評析

全球秩序的競爭：美中兩種相互競爭的多元主義願景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Order: Two Competing Pluralist Vi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孫國祥 *Kuo-Hsiang Sun*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一、前言

當前威脅擴散下的世界變局主要源於中國和美國堅持兩種不同的全球秩序願景。本文批判性地探討在不完全由西方在物質和意識形態上主導的無政府體系中，在集體尋求倫理上合理、道德上可辯護、政治和經濟上可行的全球秩序時，是否以及如何適應該等相互競爭的願景。本文包括三部分。首先探討當前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處於危機的說法，有趣的是，此乃美中菁英和專家共同的世界觀。然而，美中對當前自由全球秩序的危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願景。其次，本文對美中對未來全球秩序兩種相互競爭的願景進行批判性檢討，即美國關於民主安全世界願景和中國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兩種願景都是深刻的多元化，但本質上存在問題和激烈的爭議。因此，兩者都不可能得到美中兩國的支持，作為未來秩序建設的可行基礎，遑論獲得充分的全球支持，甚至接受。

最後，本文提出對未來全球秩序的部分包容性要素，同樣是自由主義說

服的多元化願景，旨在建設對多樣性和繁榮安全的世界。一般認為，此在規範上可取，在政治上必要。它呼籲美中之間談判一系列大交易，爭取達成全球盟約，以構建有利於人類繁榮的秩序。然而，此並不是呼籲將國際關係重新集中在兩個大國身上，也不是在世界政治中恢復現實政治。反之，此乃邁向全球政治的關鍵一步，在此政治中，人類較國籍更重要，人類的繁榮勝過大國競爭作為目的。

二、共同的世界觀但不同的視角

人們普遍承認，在英美和跨大西洋世界（或者西方）當前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正處於深刻的危機之中。尤有進者，冷戰後自由秩序的瓦解不僅看到了單極化的終結，而且反映了自由國際主義本身在世界政治實踐中的危機。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感歎：「西方主導的舊自由秩序今天看起來較 1930 年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麻煩」。¹ 然而，爭論焦點是如何解釋這場危機以及危機的根源為何。某種共識的解釋是權力結構，側重於對美國霸權的外部挑戰/威脅，具體而言，中國和俄羅斯等敵對威權大國的復興。尤其是對於結構現實主義者而言，中國的崛起和威權主義俄羅斯作為大國的復興，使國際體系日益多極化，「此乃自由國際秩序的喪鐘」。² 美國官方修辭似乎呼應了此類感受和解釋，因為愈來愈多將美中間的大國戰略競爭描述為民主與專制間正在出現的全球競爭。拜登（Biden）表示，「我們是在競爭，並非僅與中國，…與世界各地的獨裁者、專制政府，關於民主國家能否在瞬息萬變的 21 世紀與他們競爭」。³

¹ John G.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3.

² John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2019).

³ "Biden: Democratic Nations in a Race to Compete With Autocratic Government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iden-democratic-nations-race-compete-with-20autocratic-governments-2021-09-30/>.

然而，當前自由全球秩序的危機不僅是由西方以外的敵對和非自由修正主義勢力以及威權主義的全球進軍所引發。自由秩序也受到來自內部的持續攻擊。白宮表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全球民主國家正日益受到圍攻。自由社會受到腐敗、不平等、兩極分化、民粹主義和對法治的不自由威脅等內部的挑戰。」⁴ 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對自由國際主義攻擊的徵兆。在川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期間，隨著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並威脅要離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瓦解。早在 2017 年，川普就任總統數月後即有嚴厲的警告，即「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已經開始破壞它創造的秩序」，「川普對自由秩序的譴責更加危險，因為它伴隨著對自由民主本身的規範和價值觀的隨意不尊重」。⁵ 奈伊（Joseph Nye）表示，「我不擔心中國的崛起」，「我更擔心川普的崛起」。⁶

在川普的領導下，自由秩序遭反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激增，以及威權主義對開放和法治的攻擊所破壞。2021 年 1 月在華府發生的國會大廈襲擊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此為「自內戰以來對我們民主最嚴重的攻擊」，⁷見證了「美利堅共和國的瀕死體驗」。⁸ 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和拉弗奇（Gordon LaForge）表示：「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四年來反覆無常、以個性

⁴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⁵ John G.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April 14,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7-04-17/plot-against-american-foreign-policy>.

⁶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4, (2018), pp.124-133.

⁷ Joe Biden,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2021).

⁸ Martin Wolf, "The American Republic's Near-death Experience," *Financial Times*,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c085e962-f27c-4c34-a0f1-5cf2bd813fbc>.

為導向的領導，讓自由主義離開了。」⁹ 矛盾的是，這種關於當前自由主義全球秩序深刻危機的世界觀得到了中國政治菁英、學術學者和專家的廣泛認同。有趣的是，美國和中國對這場深刻危機的根本原因的看法趨於一致：一方面是權力平衡的變化，中美之間正在進行的權力轉移，另一方面是大國競爭和現實政治在世界政治中重新流行，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萎靡不振。

然而，中國對解釋這場危機的興趣不大，而是更關注此危機的經驗證據：美國民主的普遍問題，諸如社會分裂加劇和社會經濟不滿、民粹主義和對國會山莊的攻擊、政治兩極分化、控制全球疫情的災難性治理失敗，以及美國全球地位下降和外交政策崩潰，就像美國在 2021 年從阿富汗不光彩的撤軍。因此，中國的菁英和專家從與美國完全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結論。他們對危機中的自由全球秩序的看法往往包裹在對世界政治系統性變化的宏大戰略評估之中，從而宣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評估不僅指出了美中之間正在進行的全球權力轉移，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全球財富分配的變化，以至於東西方之間的均勢唾手可得，並將在 10 年或 20 年內向東方傾斜。正是這種全球財富的轉移和權力的擴散，使西方的霸權衰落不可逆轉。

然而，從 2016 年川普任期和英國脫歐開始，此類霸權的衰落也帶來了長期的巨大全球不確定性和不穩定。隨著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時期，沒有明確全球領導的現有全球秩序陷入了死巷。對於如何擺脫這個死巷，沒有現成的答案。在偶然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崛起意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透過全球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國在現代國際史上首次從邊緣，日益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舞臺。全球大流行加速了此類深刻的變化，加劇了全球秩序的不穩定。鑒於華盛頓對北京的敵意日益加劇，此點尤其正確，因為華盛頓試圖在中美

⁹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Gordon LaFarge, "Opening Up the Order: A More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February 16, 2021,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2-16/opening-order>.

之間的戰略競爭中將意識形態武器化。¹⁰

事實上，中國菁英和專家更關心的是，自由全球秩序的這場深刻危機是否預示著美國權力最終衰落的長期「趨勢」，或者只是暫時的衰退。他們更感興趣的是了解中國如何利用「此動盪變化期」進行民族復興的歷史追求，以及「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為中國行使其代理，並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找到其應有的位置提供了那些挑戰和機會。¹¹ 尤有甚者推論警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是某瞬間、某事件、某地區、某國的變化，而是世界、時代、歷史的變化」。他們提出的史詩般的問題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呢？」¹²

三、兩種爭論不休的多元主義願景

如果當前的自由秩序確實處於危機之中，未來發展直得探討。美國和中國對未來全球秩序提出了不同且相互競爭的願景。在美國，林德（Jennifer Lind）和沃爾福斯（William Wohlforth）肯定了自由秩序值得拯救，而且提出了如何拯救的問題。¹³ 伊肯伯里主張「某種更新和改革的自由國際秩序」，他認為，這種秩序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廣泛利益和人民的支持。¹⁴ 然而，在「民主的至高無上地位比幾代人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¹⁵ 以及拜登認為民主

¹⁰ 張蘊嶺、楊光斌、魏玲、朱鋒、金燦榮、謝韜，〈如何認識和理解百年大變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第2期（2019），頁1-14。

¹¹ 同前註。

¹² 任仲平，〈征途漫漫從頭越—論新征程上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黃牛精神〉，《人民日報》，2021年1月22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122/c1001-32008455.html>.

¹³ Jennifer J. Lind and William Wohlforth,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Order Is Conservative: A Strategy to Save the System," *Foreign Affairs*,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2-12/future-liberal-order-conservative>.

¹⁴ John G.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¹⁵ Hal Brands, "The Emerging Biden Doctrine: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the Defining Clash of Our Time," June 29, 2021, *Foreign Affairs*,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6-29/emerging-biden-doctrine>.

國家陷入與專制國家必須贏得的歷史性競爭的時候，都必須對現有的自由全球秩序進行任何改革或拯救。拜登在擔任總統的首次記者會上表示：「我向你預測，你的孩子或孫子將就誰成功，專制還是民主的問題做博士論文，因為此為重要利害關係問題」。¹⁶ 對美國而言，建設對民主安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此種美國的願景似乎耳熟能詳。然而，當前民主安全的世界願景與自由國際主義在 21 世紀前 20 年所設想和實踐的願景大不相同，本質上更具保守和防守性。對拜登而言，21 世紀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史詩般的競爭中贏得美國的未來需要「重建國家，並振興民主」。作為自由國際主義的主要宣導者，伊肯伯里承認「在自由國際秩序的主持下，美國干預太多，監管太少，交付的比承諾的要少」。¹⁷ 因此，這種對民主安全的世界新願景必須是「更加謹慎的願景。…更側重於建設集體能力和制度的必要性，以保護現代社會免受自身、彼此和現代性猛烈風暴的影響」。¹⁸

此外，民主安全的世界是「關於為自由民主創造國際空間」。¹⁹ 同樣，林德和沃爾福斯呼籲放棄由美國領導的深刻修正主義的冷戰後自由秩序。²⁰ 他們認為，「（對自由秩序危機）最好的回應是使自由秩序更加保守。美國及其夥伴不應將其擴展到新的地方和新領域，而應鞏固該秩序已收穫的成果。」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同時主張「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採取活生生

¹⁶ Joe Biden,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ddress-to-a-joint-session-of-congress/>.

¹⁷ John G. Ikenberry, "The Next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135, (2020).

¹⁸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¹⁹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opcit.*,

²⁰ Lind and Wohlforth,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Order Is Conservative: A Strategy to Save the System,"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2,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12/future-liberal-order-conservative>.

的途徑」。他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別無選擇，只能在這裡和那裡採取小步驟，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因為冷戰後自由主義政治計劃的失敗。²¹

然而，美國對民主世界安全的此種願景，似乎停留在保守和防守，不太可能具有全球吸引力。它的合法性可能受到質疑，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它絕對是排他性。設想是改革後的自由秩序仍然由美國領導，甚至是美國所有。米爾斯海默強調，如此的秩序「必須為美國的利益服務」。²² 拜登於 2021 年 12 月舉行的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體現了自命不凡，即民主國家之間的排他性聯盟可以聯合起來，確定什麼是可行的全球秩序。矛盾的是，這種分裂性的倡議可能危及民主，因為它威脅到在處理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方面的全球合作和解決全球問題。民主無法在威脅人類生存的氣候變化災難中感到安全和繁榮。

其次，如果民主國家在 21 世紀陷入與專制國家必須贏得的歷史性鬥爭，如拜登主義（Biden Doctrine）所述，則民主安全的世界可能建立在該等自我認同自由民主國家迷人圈子之外之人的不安全感上，尤其是該等被認為是專制、修正主義、對美國的敵對國家。²³ 伊肯伯里表示，自由民主國家「可能會在自由秩序的邊界之外，以絕對『不自由』的方式行事，干預和支配其周邊的社會。」²⁴ 就此而言，自由和非自由秩序形式之間的糾纏無法避免、複雜和不斷的變化。事實上，此類二元願景使專制大國的反擊倡議合法化，該等倡議旨在使世界對專制國家安全，使世界對民主不安全。曼寧（Robert Manning）和伯羅斯（Mathew Burrows）表示，「雖然民主秩序的宣導者試圖避免新的冷戰，但難以看到他們對世界的二元民主或威權劃分如何避免分

²¹ John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4, (2019), https://doi.org/10.1162/isec_a_00342.

²² *Ibid.*,

²³ Anne-Marie Slaughter, "It's Time to Get Honest About the Biden Doctrine," *New York Times*,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12/opinion/biden-foreign-policy.html>.

²⁴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opcit.*,18.

叉、容易發生衝突的未來」。²⁵

其三，鑒於美國近代歷史上外交政策行為的記錄，國際社會對「自由國際主義的道德傾向和行動主義的衝動」深感警惕，伊肯伯里承認。²⁶ 誠然，目前闡述的自由國際主義願景本質上是趨向保守和防守。同樣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調查顯示，只有 20% 的美國人支持「將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長期外交政策目標」。²⁷ 然而，如果此只是「高度修正主義和野心勃勃的政權更迭政策」²⁸ 的暫時撤退，還是從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自由國際主義議程中撤退呢？

其四，高度令人懷疑的是，基於此願景構建的全球秩序在適應人們生活和走向的世界倫理、文化和意識形態多樣性方面是否足夠充分。鑒於古老的民主與威權鴻溝在國家間社會中仍然很強烈，並且似乎很持久，目前尚不清楚以如何的順序捍衛和推進包容性國家社會的價值觀和利益。此點尤其正確，因為日益強大和繁榮的中國擁有不同的政治和價值體系，以及獨特的資本主義形式，兩者的結合在世界歷史上係前所未有，西方將不得不學會生活在不再完全由西方在物質和意識形態上統治的國家社會之中。

中國對未來全球秩序的憧憬可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敘事中發現。2011 年首次作為中國外交的修辭口號出現，並逐漸充滿了內容和實質，並賦予了新的解釋，尤其是自 2017 年以來，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²⁹ 隨後在 2017 年 10 月中共第

²⁵ Robert Manning and Mathew Burrows, "The Problem with Biden's Democracy Agenda," *War on the Rocks*.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7/the-problem-with-bidens-democracy-agenda/>.

²⁶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24.

²⁷ Bruce Drake, "Americans Put Low Priority on Promoting Democracy Abroad,"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3/02/americans-put-low-priority-on-promoting-democracy-abroad-2/>.

²⁸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opcit.*, 2

²⁹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2017 年 10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章程》，³⁰ 再於 2018 年 3 月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自此被確立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之一。

作為對未來全球秩序的願景，中國官方媒體宣稱，它體現了「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世界的理念」。³¹ 它也回答了國際社會應如何面對動盪和變革時期的主要問題，特點是應對突出的風險和挑戰更加分散。³² 北京在其公共外交中積極推動此願景。此口號已得到許多相關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聯合國決議背書。其中包括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的關於阿富汗局勢的 S/RES/2344 (2017) 號決議；關於防止外層空間軍備競賽的進一步實際措施的 A/RES/72/250 (2018) 號決議；以及關於不在外層空間首次部署武器的 A/RES/75/37 (2020) 號決議。北京慶祝此類認可，聲稱中國的願景已經轉化為「國際共識」。

最善意的解讀是，中國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和平發展戰略的最新概念闡述，也是中國在爭取成就的更大自信新階段尋求軟實力的最新概念體現。它將中國全面追求此宏偉戰略目標視為致力於培育新發展格局、在全球促進互利共贏合作的象徵。它將世界和平、合作與共同安全、國際包容性發展、國際生態文明確定為基於主權平等、文明間對話和多邊主義原則努力實現的四大支柱中國願景的目標。即使對此善意的解釋，仍然存在棘手的問題。此中國願景是否像習近平所希望的趨勢，「在政治分裂的國際社會中，經濟和人口重心不可避免地轉向 21 世紀的亞洲」³³ 具有「激

月 18 日。 <http://cpc.people.com.cn/19th/BIG5/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³⁰ 同前註。

³¹ 李岫，〈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光明日報》，2021 年 12 月 8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1/1208/c40531-32302220.html>.

³² Xinhua, "Commentary: Why President Xi Strongly Advocates Building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Xinhua*,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9/22/c_139388123.htm.

³³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2017 年。

發和塑造」可行的全球秩序的能力和力量？³⁴

體現世界團結為一體的理想，人類命運共同體也詮釋為尋求「多樣性中的和諧」，為構建未來的全球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然而，像大同之類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像是永遠為之奮鬥但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換言之，此旗艦願景所表達的不是新華社所聲稱「中國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的解決方案」，而是中國對理想世界秩序的渴望。³⁵ 此並非指導建設全球新秩序可行的確定願景，而北京一直強烈主張這種秩序。中國學者公開承認，「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某種理想。理想與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要實現此理想，不僅需要中國採取有效的實際行動，而且需要動員國際社會，包括最重要的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共同努力」。³⁶

中國人對未來全球秩序的此類願景在全球同樣沒有吸引力，因為它經常與中華民族復興的狹隘願景緊密聯繫。習近平曾經表示，「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本身就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³⁷ 就像習近平對中國夢的想法一樣，「它更有可能排斥國際閱眾，而不是吸引他們」。³⁸ 此類願景在美國和更廣泛的西方已開發國家有許多批評者與懷疑者。首先，北京闡述此遠見的全球秩序背後戰略動機的問題。此乃「試圖先發制人和抵制自由主義變革的影響，並使其威權模式使世界更安全，³⁹ 即「為中國專制創造安全的世界」的防禦性嘗試？⁴⁰ 還是讓「對民主不安全的世界」的冒犯？⁴¹ 有嚴厲

³⁴ Ignacio Rasilla and Yayezi Hao,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hina's Legal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0 No. 347. (2021), <https://doi.org/10.1093/chinesejil/jmab021>.

³⁵ "Commentary: Why President Xi Strongly Advocates Building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Xinhua*.

³⁶ Zhang,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Unforeseen in a Century*.

³⁷ 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2017年12月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7-12/01/content_5243852.htm。

³⁸ Jessica C. Weiss, "A World Safe for Autocracy?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98, (2019), pp.131-145.

³⁹ Nadège Rolland,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NBR Special Report*, No. 83. (2020).

⁴⁰ Weiss, "A World Safe for Autocracy?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itics,"

的批評認為，「習近平對（人類共同未來）新共同體的願景不是啟蒙。此乃對所有重視個人自由人的威脅」。⁴²

對於羅蘭（Nadège Rolland）而言，中國願景「似乎更像是北京為自己的需求、安全和地位所倡導的清單，而不是對世界未來的創新貢獻」。⁴³ 她深信，「在其『人類共同未來』的誇張修辭背後，隱藏著對維護中共無可挑戰權力的渴望。本質上意味削弱和取代美國霸權，並最終用中共自己的霸權取代其相關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價值觀」。⁴⁴

多西（Rush Doshi）認為，北京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闡述是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新興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儘管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仍然「尚未定形」，但在 2019 年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中出現了 22 次，作為中國解決世界問題的智慧 and 力量的例子。⁴⁵ 多西研究相關的中國修辭後得出的結論是：歸根究底，此概念似乎是中國全球等級秩序的替身，經由脅迫、公共財等自願工具和正當合法性的混合，確保尊重北京的特權。它類似於可能稱為「部分霸權」的內容，此霸權不一定受到地理上的約束，而是建立在由不同的治國方略組成的複雜網絡之上，這些工具都從中國向外輻射到世界各

Foreign Affairs, June 11,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6-11/world-safe-autocracy>.

⁴¹ Rosemary Foot, "A World Unsafe for Democracy?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Global Order,"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9, (2021), pp. 213-222.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ac.uk/publishing/journal-british-academy/9/a-world-unsafe-for-democracy-china-and-the-shaping-of-global-order/>.

⁴² Katrin Kinzebach, "Will China Dare Challeng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0, 2018.

<https://www.gppi.net/2018/12/10/will-china-dare-challenge-the-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⁴³ Rolland,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opcit.*, 38.

⁴⁴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opcit.*

⁴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2019 年 9 月 27 日。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9-09/27/content_5433889.htm

地。⁴⁶

由上述的論證顯示，美國關於民主安全的世界願景對中國幾乎沒有吸引力，而中國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也遭美國拒絕，認為此乃中國的伎倆，不是讓世界對中國的威權國家安全（防守性），就是使世界對民主不安全（進攻性）。這些各自的願景已經以某種方式造成了重大阻力。然而，有趣的是，美國和中國的願景都強調了共同的底線，即未來的全球秩序本質上將是高度的多元化（主義）。拜登宣布美國重新「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競爭以贏得 21 世紀」，此乃對多元秩序現在盛行的公開承認。⁴⁷ 無論 21 世紀是民主西方繼續佔主導地位，還是成為威權者時代，全球秩序都將始終是多元化的性質。

四、結語：邁向安全的世界

某種中國和美國可以共用的多元化全球秩序願景是否有可能建構出來，而且同時具有廣泛的全球吸引力？鑒於近年來美中關係急劇惡化，以及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全球秩序轉型的不確定性，此乃難以回答的主題。然而，當前對於國際秩序又如此急迫必須在規範上可取，在政治上必要中尋找。

因此，本文認為，構建未來的全球秩序必須慮及無數複雜的全球新舊現實。就此而言，一些重要問題需要探討。首先，任何對未來全球秩序的追求所面臨的主要和永久挑戰仍然是「如何將不同的歷史經驗和價值觀塑造成共同的秩序」，以及如何將不同的文化轉化為共同的系統。其次，中國崛起為大國中的第二位，與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一套不同的價值觀相提並論，顯然加劇了此挑戰，因為全球國際社會在物質和意識形態上不再完全由西方主導。其

⁴⁶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80-279.

⁴⁷ The White House, "Biden,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ddress-to-a-joint-session-of-congress/>.

三，大國共識的必要性及其持久的重要性仍為全球秩序的演變提供了「大方向」。大國之間對權力轉型歷史時期全球新興秩序總規範方向的共識重疊但有限而微妙，大國之間對國家道德的不同觀念需要仔細協商。最後是全球吸引力的需求。此類推定的秩序必須具有包容性，不僅西方和全球北方，而且其他國家、後殖民國家和全球南方以及世界各地的非國家和公民社會行為者都可以聲稱擁有秩序的所有權，尤其是在全球規則制定方面。此需要全球秩序，其治理比現有秩序更具參與性、包容性、平等性、審議性和有效性。

責任編輯：吳家綺

